

於梨華作品集

之五

雪地上的星星

雪地上的星星

於梨華作品集

之五





· 版權所有 ·

「於梨華作品集」一至十四，包括下列各書：

《夢回青河》《也是秋天》《歸》《變》

《雪地上的星星》《白駒集》《燄》

《又見棕櫚，又見棕櫚》《會場現形記》《考驗》

《新中國的女性及其他》《傳家的兒女們》

《誰在西雙版納》《三人行》

自1980年起，以上各書之海外版權，屬於梨華女士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所有，並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。任何人士以任何方式侵犯上列各書之版權，版權所有者必依法追究。

書名：	雪地上的星星
作者：	於梨華
出版：	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地址：	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
電話：	五一二八三六七一
印刷：	嶺南印刷公司
	香港西環第二街一二九號
定價：	港幣十二元
再版：	一九八〇年六月

「於梨華作品集」序

在台、港留學生的書架上常常看到於梨華的小說。談天的時候，大家也常常提到她書中的人物。她擁有這麼多的讀者，當然不是偶然的。我想大家喜歡她的作品，原因恐怕不盡相同。我自己喜歡看她的書，主要有兩種原因。一方面我欣賞她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狀況的細緻的觀察。另一方面我很高興她引入了不少西方文字的語法和句法，大胆地創造出既清暢可讀又相當嚴謹的一種白話文風格。我覺得在這兩方面她的成就都超過了許多三十年代的家。

於梨華是一位時時向新的領域進軍的工作者。天地圖書公司搜集了她這些年來的小說，出版這一個總集，便利大家比較她不同時期的觀點和技巧，是包括我在內的讀者們所非常贊成的盛舉。

楊振寧

七九年夏於日內瓦

目 錄

親情・舊情・友情·····	一
寄小安娜·····	八
黃石公園來去·····	一三
未亡人·····	二一
別艾城·····	二七
雪夜·····	三八
也許·····	四六
姐姐的心·····	六二
黃昏・廊裏的女人·····	七七
等·····	九一
雪地上的星星·····	一〇五
二二三室的陳娉·····	一四二
插曲·····	一五五
母與子·····	一六九

親情·舊情·友情

一、親情

十載旅居國外，淡忘了舊日做女兒，做學生時的逍遙自在。也淡忘了舊時的「爲賦新詞強說愁」。不能淡忘，更無法擺脫的是思親之情。不但不能擺脫，而且與日俱增。但是千里迢迢，飛出去的鳥也有了自己的窩。於是，思憶帶了夢的色彩，省親之念也似夢一般的遙遠。及至夢成了真，人也喜得有些癡呆，不知是夢還是真了。

倦鳥終於返巢，然而巢中景物皆非。母親兩鬢已有白髮，父親亦無昔日的豪邁。妹妹已嫁，屬於她自己的家，待我如客。我還失落了童稚的弟弟，因爲他們皆已長大，在他們自己的天地中，找尋他們自己的愛情與夢，各自躲在他們與她們編織的網中，我試着走近他們，他們忙忙的退縮，似乎在說：「請不要囉嗦，我們已不需妳的照顧。」他們怎能知道，我會對他們渴求十年，現在只要他們拋開一切，與我共聚數天，接起斷了的線，與我共憶十年前，我們都還依戀在巢中的那段息息相關的手足之情，我想捉住的，只是現在，而他們則急於迎接將來。一似當年的

我，拍翅飛去，毫不留戀。他們怎能知道，最溫暖、最值得留戀的生活，即是活在雙親的身邊？

像兩隻知事的老鳥，雙親把家移到荒漠的鄉下。屋外是靜寂的田徑，屋內草地一片，沒有孩童的嬉遊，也沒有青年人腳步。草地中有一小池，池水輕泣，是唯一打破寂寥的聲音。屋內掛滿了照片，照片中有父親往日的事業，今日亦成夕陽餘暉，無法照亮空屋裏滿滿的落寞。照片中有我們的童年，童年一去不返。我放下行囊，停留下來，重拾已被拋下了十載的女兒的夢。白天，母親爲我勞碌，試着填滿我在異國十年來被忽略的食慾，夜晚，我們對坐空屋，我帶着傷感，描述旅居海外的生活，試着將它連到舊時的日子。但是在靜僻的鄉下，聽着門外的噴池輕澀，面對雙親的落寞與安詳，那串充滿了掙扎的日子顯得遙遠而陌生，以致我懷疑自己是否在陌生的世界裏，消度過十年？懷疑自己曾否離開過雙親的羽翼？因爲，重依膝下，我幾乎恢復了當年的逍遙自在，我幾乎可以將十年像一張日曆似的斷然撕去而完全忘却。

但也僅是幾乎而已。重聚後，是狂歡，狂歡後，是細細的喜悅，喜悅後面則是黎明一般的寧靜，寧靜中，我觀察，並感受，一切都與已往不同。

母親難免懸念在巢外飛翔的羣鳥，父親常憶昔日的豪情壯志而悵然，而我亦無法不緬懷未被携回的情懷，因此，寂寞會驟然來到掛滿了往時歡笑的空屋，我會驟然覺得，我僅是一個帶着疲乏的遠客，在此暫停行腳，當秋風來時，我將重新負起行囊，再向寂寞的人生探索。目前的親情，已非往日，而僅是驛站裏的甘露，瞬息即逝。

惶然，徘徊於無人的田徑，癡望田徑外的空曠，空曠上的蒼天，是什麼改變了？是我失落了什麼？蒼天無語，白雲悠悠而去。見白雲倏忽千變，我悟及人間豈有永駐的歡樂？或是不散的筵席？人間豈有永聚的伴侶？或是不逝的愛？聚散去留，何人不是客？帶着遲來的恍悟，我穿過田徑，奔回悄立的門庭，門庭內是殷殷親情，我對它曾企盼十年，我爲它不遠千里而來，無需疑問它爲何容顏已改，而該慶幸它安然存在。

二、舊情

他已娶，孩子已七歲。我未去看他，他也未來訪我。我們相遇在人潮滾滾的街上。點點頭之後，又伸手相握，旋即放開。我們窘迫地對立在街頭。我環顧左右，看十年前未起的高樓，看十年前未開的馬路，看十年前未有的車輛，看十年前尚不知在何處的孩童，看十年前尚是孩童的年輕人，看十年前我們走過無數次的街頭，但是我就沒有看他——十年前與我一起逛遊的人。

他尋索了半天，問：「這些年可好？」我環視左右，答：「還好。你呢？」他擺開雙手：「還不是那樣。」那樣是什麼樣呢？我只好對他仔細觀望，他沒有改變多少，更未蒼老，却是胖了。於是我說：「你胖了，生活必定很好。」他笑笑，不知是自滿，還是無可奈何。然後他說：「妳也仍舊，却是瘦了。」我無緒指出他的謊言，低頭看了錶，抬頭向他告別。

他陪我走了一段，經過我們舊日坐過的咖啡室，我駐足，他也遲緩不前，侍者爲我們推門，

我們無語進入黃昏的小室，找尋舊時的角落。椅墊已破，牆上的綠亦已褪盡，但是盛咖啡的小杯，仍是舊時的磁青，杯內的熱氣，一縷縷，一絲絲，上升，散開，而終於不見。恰似舊時的情懷，若無却存，若存而無。

雖未說什麼，却坐了很久。出來時黃昏已逝，一街儘是夜色。白日抑壓着的千頭萬緒，皆在黑夜的朦朧中，散發開來。他不忍即刻辭去，我也無意道別。於是，我們踏上老牛似的喘息着的公共汽車，——沒有比十年前更舊，也沒有較十年前爲新的黃色大車，——一直坐回我們讀了四年，給了我們四年幸福的學校。學校景物未改，雖有新起的建築，雖有新修的路，但是它們並未遮蓋住被我們坐過，站過，愛過的角落。還是那條通往鐘樓的碎石小路；我們會有多少次，走過，騎車，或是閒閒的踢着小石子。路未改，改的是我腳上的鞋，是尖尖的高跟，不是灰白的球鞋。他伸手攬我，我觸及他的戒指，那份由夜色帶來的舊情由指縫間流去。

女生宿舍立在昏暗的路燈邊，對面是一排樹林。我走時它們僅是幼苗，如今竟是一片綠蔭。我不由自主地憶起他站在樓前等待我的情形。他推開小木矮門，步到舊時他愛站的地方。我獨留暗處，與他一起回憶，他抬頭望那排稍帶陳舊的欄杆，欄杆後傳來年輕的笑聲。十年了，高樓裏換了多少次新的、年輕的臉！憑藉他與我，縱使能喚回舊時的事，舊時的情却是屬於舊時的，好似去年的蝴蝶，永遠逝去。

我說：「走吧，晚了。」他默默回到我身傍。我拉起他的手，踩着碎石小路，走出校門，走

出回憶，走出舊時的甜甜蜜蜜。一對年輕男女，騎車過去，男的一角圍巾，女的一縷長髮，飄在後面，自由得像並飛的飄逸的紙鳶。自由曾屬於我們，如今則屬於他們，而我們則必需牢牢的站在地面，不僅是爲自己，也爲與自己有關的別人。

我們仍搭上蒼老的公共汽車，他搭他的，我坐上另一輛，開往我們各自的家。

三、友情

童稚時的友情倏忽即逝，少年時的友情充滿了夢幻的美麗，大學時代的友情不易尋覓，然而，一旦獲得，它兼有少年的夢幻及青年的熱誠，因而永存，即使經過長期的分離，重遇時它仍然充滿了光彩。

歸來，重訪舊友，大家都改了。當年的抱負僅存一襲遙遠的夢衣，展開的翼葉上攀牽着幼小的子女，欲飛不能，沉重地負荷着生活的擔子。當年，當我們正乘着青春的翅膀迴旋於大學的高空，俯視地面上熙攘的人們，我們曾相顧而笑，笑裏含着多少驕傲！因爲我們知道：命運爲我們安排的，必是一條與他們不同的路，路上只有玫瑰的花朵，排色的蝴蝶，與瑰麗的夢。而今，十年過去，我們重晤，不是在帶着芬芳氣息的高空，也不是以玫瑰花瓣所鋪的路，而是站在切切實實的地面，擠在庸庸碌碌的隊裏，做着平平凡凡的世人。

當年的夢，未被忘却，當年的壯志宏願，也仍在心中，然而我們一字不提，提的是當年共渡

的歡樂種種。

記否草山的夜？我們擠在狹窄的空室，忽略了山巔的夜色，也未顧及樹梢的沉靄，而爲了一個夜餐，忙碌了半個夜晚？另外的半個夜被喧鬧填滿，海濶天高的狂言，角落裏的兒女私語，混和着田園交響曲的巨流，敲擊着山巔的靜夜，群鳥的安眠。當時的狂語今天已不復記憶，當年的戀人也不是今日的夫妻，但是當年的豪情與歡欣却永存不滅，像一叢綠草，點綴在枯燥的生活裏，綠草叢中存在着我們的友情，提起來，一片溫馨。

記否碧潭的夜，我們去露營？月色如蕩婦的心，冰冷，但又充滿媚惑。我們都似着了迷，划着小舟，捕捉水面上，似月光一般迷惑的兒女之情。回到岸邊燃着營火的地方，火光混和着年輕的熱情，在肅靜的夜裏吐着紅色的舌。我們圍火倚背而坐，一支又一支地唱着懷念故鄉的歌。聲已竭，意未盡。對着潭水，對着營火，我們坐談到天明。當年的青春，今已老去，昔日的歌詞，亦已模糊，舟中互訴的心曲，更不復記憶，但未被忘却的是當時的友情，像一支溪流，默默地灌溉着爲生活奔波得蒼老的心靈。

記否，記否……記否那無數次的共聚，無數次的歡遊？無數次爲小事而爭，無數次爲小和而喜？點滴小事，匯集成綠茵一塊，草地即是我們的友情。分散後，各奔前程，奔走時，脫落一層層青春，一件件理想，奔完了一段生命的路，我們再相遇，相遇後，我們共訪那未曾灌溉也忘了整理的友情綠地。它竟是安然無恙，我們驚喜，我們振奮。種草的人皆已失去當年奪目光彩，而

綠地則青翠如前。我們圍它而坐，感激慶幸它的未曾改顏，因為在乾枯的人生旅程中，它將永遠供給我們新的慰藉，重燃我們將熄的希望。

親情貼心，舊情纏綿。但友情醇厚，它不令人悲，不令人醉，而令人寬慰。親情易惹傷感，舊情不易拋開重拾，一若以前。人生猶如夏日池中漂流的荷葉，一面浸在冰冷水中——社會，一面承受無情烈日——家累，惟有荷葉中的水珠一粒——友情，使它不被燒枯，也不被沉溺。

一九六二·十二·文星

寄小安娜

一上飛機，人羣裏再也找不到你那張圓圓的臉，那雙什麼都看得見，但什麼都不了解的眼睛。然而在飛機上，你的臉却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現。我不知道。十年後，當你已知事，已能辨是非時，你是否會怨怪我，這樣狠心地把你丟開？廿年後，當你不但已知事，而能進一步地分析事理時，你是否會了解，我為什麼把你一個人留了下來，留在外祖父母的身邊？但是我知道的一點，則是今天，此時此刻，我對你的思念！此時此刻，我的願望——願望你能在我身邊！

此時我獨坐書房，望着窗外秋天裏單薄的太陽，想的却是臺南家裏，晒在後院裏火辣辣的炎夏。看着門前飄落在地上的枯葉，念着的則是花園裏碧綠青翠的荷葉，聽着樓下兩個孩子的嬉笑聲，想着的只是姐姐哥哥走後你一個人的無聲寂寞！安娜，你寂寞嗎？一歲半的孩子可也懂得寂寞了？世界的寂寞你不會懂，外祖父的「空有滿腹才幹，而今落得枯居鄉下」的寂寞你不會懂；外祖母的「子女遠走四方，而今獨坐空房」的寂寞你也會不懂；你母親的「寫盡天下悲歡離合，難遇知音一二」的寂寞你更不會懂；但是我相信幼小如你，必已懂得孩子的寂寞。偌大一所房屋，除了你只有倆老相對。戶外只有澗水之聲，戶內則是外祖父手中報紙的輕微顫抖，外祖母手

裏絨線針尖的相擊，牆下的就是紅牆外偶爾的鳥鳴，田野間單調的車水聲，以及遠處村落裏忽而的鷄啼。這些聲音不但無法打破鄉居的沉寂，往往加濃了人間心裏的落寞。我可想見，你踩着不穩的小步，從一室轉到另一室，找尋往日逗你、引你、惹你，但却不會使你感到寂寞的姐姐與哥哥。我可想見，你纏在外祖母的膝前，用你口齒不清的嘴，及你會說話的眼睛，要求她帶你到院外去尋覓，尋覓往日不斷地捉弄過你的聲音。但是院外是空場一片，場的那邊只是一個綠色的郵亭，郵亭的前面是一條黃沙路，黃沙路邊幾棵寥落的小樹，小樹的盡頭來的再也不是你所尋覓的人。他們已隨我來到海的這邊，混在碧眼金髮的孩童間，講的是你聽不懂的語言。呵，安娜，原諒我把你撇在荒涼的鄉間，更不要在你懂事之年，以為你的童年裏沒有母親的愛。我覺得，唯有把你留在外祖父母的身邊，你才能得到更多的愛，我的，以及他們的。因為你像一顆晶瑩的小珠，適得其時的滾入他們心懷的空隙裏。

要知道，今日的外祖父，已非昔比。昔日他任重事多，昔日他四處奔波，昔日他高朋滿座，昔日他被重用，昔日他被擁戴，昔日他有一份佔據他整個時間的事業，昔日他會不耐於小兒女的糾纏。但今日他被撇在鄉下，被遺忘。在小小的地盤上，小小的圈子裏，多的是善用心機的小人，有的是勾心鬭角的計謀，搶的是幾隻高高在上的金碗。而你的外祖父，僅是一個「以誠待人」但易「出口傷人」的老實人。他再也不知以誠待人在今日的小天地已行不通，而出口傷人則會被人牢記心中。外差歸來，他幾十年心血精力換來的飯碗已緊握在他人的手裏，而勝利者冠他

一個動聽的空心頭銜，把他送到鄉間。鄉間的冷落的門庭，往日如蟻的高朋知己再也不來問津。晨起是枝頭的鳥語，夜眠時連鳥都已安寢。小安娜，我將你安置在他身邊，爲的是唯有你不解事的笑，沒有偽裝的愛，才能減輕他心頭的寂寞。我可想見熱潮褪盡的黃昏，他牽着你的小手，散步到屋後的堤上，或是門前的空場，縱使四周是如何悄靜，而他有滿腹牢騷無處可發，你的一聲「公」，你的蹣跚小步，你的種種在你的年齡裏才有的可愛的小動作，會使他展開眉心的皺紋，而令他覺得雖然在家的籬外佈滿了世間的寡情、人間的醜惡，但是在家中的四牆之內仍是溫馨一片，他不但有他兒女們遠處寄來的關懷，他更有你給他的，那份毫無代價，那份千萬隻飯碗都換不來的愛。而你，我的孩子，你現在享受到的，是我們不曾享受過的他的全部的鍾愛。

我的小安娜，雖然你目前沒有生活在我的身邊，可是你却是天下最幸運的孩子，因爲你擁有其他小孩不易得到的財富——一個偉大無私的外祖母。我雖然生活在遠遠的海外，可是我眼裏看見的是她看你時那副愛得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，耳中聽到的是她喚你時那種說不盡的得意聲音。我記得我像你這般幼小時，她尚是一個年輕的母親，一個年輕的母親有她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興趣、自己的雄心。一個年輕的母親固然愛她的孩子，可是也愛，也許更愛她自己年輕的、不受孩子約束的生活。我記得我享受過她的愛，但也遭受過許多不必要的過分嚴峻的責罰，不但記得，而且曾經記恨。但是我的小安娜，我現在完全了解與同情一個年輕母親對她孩子們所表現的「不耐」，也是爲此，我不會把你帶來。

因爲我知道，我自己是一個最自私、最不肯放棄自己的生活及事業的母親。如果我把你帶來，你當然會享受與你哥哥姐姐同樣的愛，我也會給你我的時間，可是安娜，我能保證你會受到許多「莫須有」的責罰，當你剝奪了我全部的時間時，我會覺得你是一個無法擺脫的累贅，而當我責罰你之後我又會被悔恨咬噬，因而對你加意溺愛。爲了使你得到大量的時間、最平靜的愛、最專心的照顧，我才把你交在祖母的手裏。

但是也不要忘記，我的小女兒，你最大的使命是填滿她心裏的空缺。母親爲了我們六個子女，一生勞碌。家有女傭時她要操作三餐，沒有傭人時她還要兼做粗重工作。自我有記憶起，她從不會過一天「筷來伸手，飯來張口」的安逸日子，家貧時她變賣手裏僅有的幾件首飾，家境轉好時錦緞華服加在丈夫孩子們的身上，而她仍是舊衣一襲，清茶一杯，手裏編織着沒有止境的絨線，膝上攤着不會完結的破襪。我從不記得她有什麼娛樂，除了廉價的香烟一包，手頭的幾份報，床邊的幾本過了時的雜誌。有好電影時丈夫孩子們爭先恐後的去，挨到她的時候已換了新片，熱鬧的城市只有我們的足跡，而她則獨居鄉僻，獨守一所空屋，爲的是省幾個車錢。她進城的日子伴着她的永遠是一隻菜籃，我們不在家時，她吃的是粗茶淡飯。她勞碌一生的結果是遠遠高飛的兒女，她勤儉、刻苦所積下來的錢也交在他們的手裏。伴着她的，如今是，日夜的牽掛，而她生活中唯一的慰藉，只賸下，不時的海外來雁。呵，安娜，我的孩子，你必需做一個世界上最乖巧可人的外孫，用你童稚完整的愛，像一盞明燈似的照亮她單調的生活，用你響亮無忌的笑

填滿那飄搖着回憶的角落。記得呵，不要一不如意就發你的小脾氣，也不要因小事不趁心而哭哭啼啼。晚上睡覺時要安穩，外婆午睡時你不要出聲。孩子呵，我此刻獨坐窗前，除了對你的無盡思念之外，還有對你外祖母的無盡愧疚。

爲了熱愛我自己的生活及自由，也爲了不勝美國生活的忙碌，我把撫養你的責任交在她手裏。她爲了照應你而增白髮，她爲了辛苦而減體重，她爲你一聲咳嗽而擔憂，她爲你偶而氣喘而發愁，這些本該是我的責任與憂慮，如今都由她來承受。我的小女兒，你今日要好好承歡，爲她解愁，等你懂事時我要告訴你，世界上最值得你愛的不是生你的母親，而是撫養你、爲了兩代而勞碌、從無怨言的外祖母，如果世上真有神明，而人生也有報應的話，我相信，孩子，她不但能享受到我們的供養，也定能享受到你對她的孝敬。

一九六三、十一、中副